

清凉寺话

和 谷

为阎纲先生祝寿

阎纲老师比我父亲大一岁，我把他作为我的父辈，同时也是我文学上的导师。五十多年前我开始从事文学写作的时候，也就知道阎纲老师，读他的文章，一直追踪了五十多年。

当然，和阎纲老师见面的机会不多。刚才我和他一说，我和他上一次见面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吧。有一次，在渭河边儿搞一个报告文学活动，当时阎纲老师，周明、雷抒雁、何西来、李炳银老师，我们都在那儿聊天，然后摆了好多桌子，我们在那儿写字，当时还有刘茵老师。刘茵老师就问我，她女儿阎荷，当初去海南，我请她吃过海鲜。刘茵老师，也是中国历代文化名人从书的文学专家评委，我的《柳公权传》也就是经过她的手指导出版的，我后来看到这本书出来她的名字打了一个黑框，我一直铭刻在心，怀念她。

我从海南回西安后，主编《新大陆》杂志，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当时阎纲老师给我写信，说这个文章不合适，这好像不像和谷当主编的《新大陆》，怎么发这种文章啊！批评得很严厉。一直到了省散文学会成立的时候，我才第一次见到阎纲老师真人，我就表示自我批评，抱歉，他表示很理解。后来，他通过张艳茜给我传达了一个信息，我一直有阎纲老师的微信，但是后来好像怎么渠道不通，有信息给他发不过去。张艳茜就给我捎话说，阎纲老师说让，他出了一套礼泉县出的文集，如果我有兴趣，他让那边寄过来。我说那当然了，当时我也是在老家乡下，也退休了，后来他就签了名给我寄到乡下一套文集。我很仔细地把它从头到尾阅读了，领悟他的文学精

神。我们黄堡书院公众号，也陆续发过一些阎纲老师的信息和文章，包括他对陕西散文界的整个的浏览和点评，也是带有权威性的。我们是把它作为文学前辈对于陕西散文界的一种评价和指导。

知道阎纲老师今天九十三寿辰，我赶紧来献辞四句：文学纲常，秦腔翘楚，国风秋声，源远流长。文学纲常，三纲五常嘛，他是文学的纲常。秦腔翘楚，不是仅指那个唱的秦腔，秦人要发声，他是翘楚。第三句国风秋声。为什么是国风呢？我给王勇超先生关博院在十多年前写过一部书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叫《国风》。民俗，乃国风，要知国风就要到民间，就要看民俗。我给小兰说，你能不能一会儿找一本《国风》送给阎纲老师指正？她说，前几年阎纲老师来博物院的时候，已经给他送过大厚本儿的。过了十年又修订，去年由西安出版社重新出版了。国风秋声的意思，既是国风，又是立秋之后的这么一个金色的、清爽的在王维府第的一股清风。

周明先生来电话了

刚才，11月10日晚8点整，突然接到周明先生微信电话。和谷！噢，周老师！好久没听到您声音了，还好？他说，一般。我说，您好好疗养，我抽空来看你。他说谢谢。

他说刚看到我写路遥的文章，写得很好，很感人，应该早发出来。我说是旧文，说的是实话。也许他说的是《延安日报》2021年或《陕西工人报》2022年转发的那篇，或应该是《路遥作品传播的品质》黄堡书院公众号2024年10月28号发布的在西北政法大学路遥研讨会发言录音整理

稿。周老师关注到了，打来电话勉励。

周明先生是我的恩师，扶植我开始写散文，真正踏入文学轨道。1980年秋，我去岐山523厂校对《陕西青年》杂志，写了散文《故乡柿子》寄《人民文学》，素不相识的周明先生编发在1981年第1期，从此我从写诗转入主要写散文，一放不可收，至今写了千余篇文。之后，交谊至深。

周明先生1934年生人，91岁高龄，祝福老人家长寿！

丝路散文奖随记

时间过得很快，像流水，我今天见到的两位获奖者，几十年没有谋面了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和韩小惠在徐州参加中国散文年会时认识，当时也就30多岁，一起到刘邦的沛县采风。然后结识了王子君，是我上世纪90年代在海南客居的时候，经常到她海口晚报去蹭饭吃，和她作曲家的前老公合作写过唱海南的歌曲。之后天各一方，彼此是通过散文这么一种媒介，尽管见不到人，但经常读到她们的文章，有一种共情和共识。

现在是网络化阅读时代，我们已经很少在报纸刊物上去读书了，有时候可能找到一本很好的散文，可以做纸质的欣赏。昨天晚上，我休息的时候也过了凌晨，我是在听着季羡林的《人到八十》这么一篇三五千字的散文进入梦乡。什么年龄说什么话，七十多岁了，参照一下一个久经世事的80岁老人在想什么。我离80岁还有那么七八年。文学是一种对于生命体验的倾诉，一种价值观与审美理想的表达，一种情感的交流方式。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，有他的文化立场，然

后就产生了不同价值观、审美理想的各层次的读者。但愿我们能够读古今中外那些优美的、体现人类文明进程的真善美的文字，而不是假恶丑的垃圾。

丝绸之路，我曾陪着77岁的李若冰先生，从西安出发，经柴达木一直到葱岭脚下，拍了一部纪录片《沙驼铃》。我同时写了一部长篇散文《从长安到葱岭》。前几年，有机会北上鄂尔多斯，去写治沙的民营企业家，他们把辽阔的沙漠变成了绿洲。也是早年读到七月派诗人牛汉先生写的鄂尔多斯草原，阴山下那风沙、骏马、牛羊，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。我到哪里，既是对大自然的拥抱，又是致敬作为联合国“地球卫士奖”得主的王文彪。

“丝绸之路散文”，这次获奖的作家作品，大部分我都读过，包括刘亮程先生的作品。亮程先生发迹好像是在海南《天涯》吧，当时听韩少功说，发现了一个了不起的散文新秀，所以我就一直在追踪那本《一个人的村庄》。我是从写诗、写散文开始文学写作的，尽管涉猎过多种文体，但在20卷文集中，散文占的篇幅居多。我始终还是钟情于散文的。

我写鄂尔多斯沙漠治理，一个五千亿资产的集团，几十万人致富的这么一个庞大的题材，用小散文写是微不足道的，我就把它写成了长篇纪实文学《春归库布其》。其实，报告纪实传记文学，是散文的一种延伸和深化，因为体量比较大，应该叫做大散文，不同于司空见惯的大散文概念。散文这个古老而崭新的文体，在当下的网络化阅读中，它应该是时代化的。到了古稀之年，我可能写一些自以为是的文字，只不过是為了悦己、悦人，而已。



瀛湖

第1421期

秋山云影图

赵旭

作

讲好安康故事
方志里的安康
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 安康日报社 联办

白河县城纱帽山，在城东三里，主峰海拔629.3米。其东锁汉江和白石河，西与天池岭成犄角之势，为防御县城之东要塞。纱帽地名源于其状似冠冕，旧志收录有清道光年间白河知县朱斗南《纱帽晚烟》诗句：“纱帽名山景亦奇，更逢晴日晚烟宜。高悬天外隆冠冕，独复江头灿陆离。”纱帽山西北坡山腰有“温泉”井，旧志记载为清嘉庆十六年（1811）林则徐同榜白河籍进士卫如玉题写。

纱帽山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历来都是重要的军事屏障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次解放白河战斗中，夺取纱帽山成为取得战斗胜利的关键。1948年3月31日4时，在豫陕鄂军区第四军分区第十二旅发起的洵（白）洑（河）战役中，由郧（西）白（河）独立团二营、一营分别沿汉（中）白（河）公路和公路南山岭直取白河县城。在歼灭木瓜沟、下卡子国民党守军后，二营向陕保七团一个连防守的纱帽山阵地发起强攻。激战近2小时，于拂晓攻克纱帽山，并用火力封锁县城。4月1日上午，解放白河战斗结束，共歼灭国民党军政武装1700余人，解放白河。6月下旬，陕南军区第十二旅主力部队奉命撤离旬阳、白河等解放区，东进参加襄樊、淮海战役。

1949年5月23日，为策应关中秋战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九军（西进后归一野指挥）发起白（河）竹（溪）平（利）战役，首战白河。按“迂回夹击、全歼守敌”作战方案，5月24日凌晨，担任主攻的五十五师一六五团沿汉白公路向县城推进，遭纱帽山守敌阻击。在火力掩护下，一营战士们高喊战斗口号、挥舞闪亮的刺刀，勇猛地冲向守军阵地。仅半个小时，守敌即伤亡过半，溃不成军，“一营攻占纱帽山。而后一营和兄弟部队顺利向城区和天池岭高地强攻，于5月25日上午收复白河，全歼国民党一四〇团及地方保安武装2700余人。既彻底解放了白河，又打开了第十九军进军陕南的门户。

20世纪50年代，群众拆毁了国民党为“围剿”红军所建的纱帽山大碉堡。1979年4月21日，在纱帽山峰顶建成白河县第一座电视差转台，信号覆盖县城，收陕西台四频道发二频道节目，成为全县电视事业发展的标志事件。记得少年时，最愉快的事是夜幕下瞅见纱帽山顶灯亮亮了，就趁机约同伴找四周机关对群众开放的黑白电视看。也曾与同学们周日登顶纱帽山，在电视差转台的水泥砌块房东南，大家围坐长满枯草的空地上，尽情挥洒着少年们的兴奋。2007年，县直机关两名干部游纱帽山时，在一户农家院猪圈档墙发现《白河县附郭碉堡记》碑刻。告知县文物管理所后，遂收藏保管。2016年前后，县直机关干部职工义务植树活动场所移至纱帽山东南坡，为规划中的纱帽山乡村旅游业做准备。2022年7月29日，溧阳市天目湖村与白河县公路村、溧阳市对口帮扶白河县联络组与公路村党支部签订“四方双结对、共建示范村”协议。按“打造精品园区、推动农旅发展、建美丽公路”发展思路，在苏陕协作项目资金的支持下，县档案史志馆配合挖掘两次解放白河和纱帽山战斗等红色资源，至2023年9月建成纱帽山红色旅游休闲公园，并免费开放。

今天，沿通向纱帽主峰的盘山水泥公路上行，东南山腰可见绵延2万余平方米的天麻种植示范园和草莓采摘基地。峰顶公园门口左侧竖有纱帽山战斗纪念广场门牌标识1个，整体呈东南—西北走向，由蜿蜒500多米长的人行步道勾连解放白河战斗遗址、解放白河纪念广场和观景台三部分。进公园，人行步道两侧是约100平方米的解放白河战斗战壕遗迹，沿途有纱帽山石刻、溧阳白河一家亲石刻、解放白河战斗遗址碑刻、解放军铜仁塑像、解放白河炮楼遗址纪念碑、解放白河战壕遗址纪念碑等景观点各1个。公园中部的解放白河纪念广场面积约300平方米，左侧居中是纪念碑，朝东面刻有“解放白河纪念广场”8个大字，朝西面镌刻“两次解放白河之纱帽山战斗”简介。公园西面是约200平方米圆形观景台，架设有望远镜，可俯瞰县城全景。同时，园内设有造景打卡指示标牌3处、休憩亭2处、彩虹廊道1处、30平方米的民宿1处、蓄水池1座、公厕2座。

站纱帽山观景台极目远眺，西北方向可见一江分秦楚、碧水绕河街，整洁宽阔的街道，欲与魁星试比高的高层楼房；西和西南方向可见，沿绣屏山势而上的老城、山峦中突兀而起的狮子山新城，整个建筑特点呈现出依自然地势的不对称和对称之美。至今，纱帽山天麻、草莓等已成振兴公路村的拳头产业；公园既是人们接受革命传统和党史军情教育的重要载体，也是县城群众健身休闲、登高望远的绝佳之地，更是各地游客来白河必去的打卡地。

湖光山色美如画

市直 鲁保国

家居江北一隅，出门不远就有公园广场，锻炼休闲两相宜，常常乐此不疲。既可直抵汉调二黄文化广场，游走于记忆深处，细品汉剧的艺术魅力；也可去高新运动公园，穿行林荫道中，一扫身心疲惫，体验运动之乐；更可信步而至安澜公园，登楼远眺城区全貌，守望一江清水，领略岁月荣光，任思绪在时空中游荡。

三桥头的新罗公园，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，休闲广场，观光天梯，环山步道，移步换景，徜徉于此，心旷神怡。不出远门，就能感受山之灵气水之魂魄，陶冶性情强身健体不说，也省却了舍近求远车马劳顿。

周末闲暇，步行而至，或从左边的环山步道缓步前行，小鸟在树林间呼朋引伴，人在林中行，但闻车马喧，别有一番感触在心中。或从右边的“之”字形天梯拾级而上，西津公园绿树成荫，安康博物馆近在咫尺，汉江大剧院耀眼夺目，体味登高望远之情趣。

新罗寺旧址绿树掩映，藏于公园中央，仅存碑文可览，始知建于唐代贞观年间，距今已逾800余年，留有的地表残存石匾额两件，时光如水，世事变迁，当年的钟声依稀可辨。漫无目的穿行林荫步道，白杨树挺拔向上，枇杷树依然苍翠，松树蕨蕤生香，无名树潜滋暗长，不时就会听到蝉儿鸣唱，时有游人擦肩而过，消失在视野深处。

信步在观景台上左顾右盼，脚下的汉江着了新装，安康湖展翅翱翔，天蓝地阔如绸似缎，江边步道笑靥如花，高楼林立意气风发，秦巴大地日新月异，金州儿女奋发而为，谱写安宁康泰幸福乐章。十一假期，丹桂飘香，一江两岸，红旗飘扬。漫步安康湖畔，但见汽艇劈波斩浪，游船来来往往，好一番热闹景象；昔日河滩，航标浮动，如影随行，平添道道风景。秋阳冉冉，高楼倒影如镜，湖光山色潋滟，大地母亲呵护安康；芦苇丛中，水鸟呼朋引伴，微风过处，白鹭翻飞，野鸭游弋，风景这方独好，引无数游人驻足观赏。

举目四顾，莫安公园，树影婆娑，涟漪四起，勾起回忆如昨，山水绘美景，安康展宏图；汉江公园，绿绿葱葱，人在园中游，四桥成佳构，彩绘绘美景；水西门外，人来人往，赏心悦目，动静相宜，感受江南水乡气息；亲水广场，岁月激荡，柳丝轻抚，铃声飘扬，欢快的歌声久久回响。

美哉，安康湖！江水没有往日的惆怅，城市披上绿色的盛装，碧波荡漾暗藏九曲回肠，汉江梯级开发抒写华章。秦巴明珠，园林城市，踏着时代的节拍，追赶超越之歌唱响，金州大地容光焕发，一片清水磨镜北上，扮靓城市名片，彰显责任担当，在湖光山色中乐享快乐时光，祖国繁荣富强，生态宜居宜业，人民幸福安康。

纱帽山百年变迁记

白河 蔡建中

霜叶红于二月花

石泉 黄平安

每到秋末冬初，陕南一带漫山遍野的森林如打翻了调色盘，一幅幅五彩斑斓的画卷，在广袤的大地上徐徐展开。

从高山到河谷，气温由低到高渐变。才到秋末，海拔较大的山区就有了冬日的寒意。树叶经历了风霜，率先把五颜六色的大美呈现出来。远远看去，山腰以上五彩缤纷，似彩霞，如画卷，大自然的神奇手笔令人叹为观止。

当高山一带漫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时候，汉江河谷两岸的森林才开始发生细微的变化。直到立冬节过后，它才接过高山的“接力棒”，如一位饱蘸墨墨的画家，巨手挥毫，倾情作画。大地是它的宣纸，森林是它的主题，颜色先浅后深，先淡后浓，仅用了十天半月，就创作完成了巨画，我把它叫作《陕南彩林图》。

金黄色的是银杏树，有野生的，也有栽植的，无章法，没规律，自然分布在大地之上。从春到秋，又从秋入冬，银杏终于迎来了它一生中的高光时刻，满树金黄，亭亭玉立，绰约多姿。远看，静美如油画；近观，热烈如彩霞。它浪漫唯美，雅俗共赏，说它人见人爱，一点也不为过。

在陕南，枫树是比较常见的，有单株的，也有成片的，毫无章法地混生在大森林里。春生，夏荣，似乎都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。而当枫树的最美季遇到金秋季，二者便撞出了绚烂的火花。片片枫叶积蓄了一生的能量，以优雅的姿态绽放出了动人心魄的美丽。本就十分可爱的叶型，染上人见人爱的中国红，颜值立刻爆表，在哪里它都是最引人注目注目的颜色。人的眼睛看不够，各种各样的镜头便派上了用场，都想把枫树最美的姿色收藏起来，以便日后慢慢品味。

黄栌树，也称之为栌木树，到了秋末冬初，它便开始泛红，因此，很多地方称它为红叶。立冬前后，秋阳的眷顾，寒霜的侵袭，使它渐渐褪去深绿，由淡红逐渐变成火一样的深红。土地深厚之处，它长得高大挺拔；石缝崖壁之上，它依然坚强挺立。成片观赏，它似彩霞，如锦缎，令人赏心悦目。近观，片片红叶脉络分明，鲜红诱人，透着成熟和极致的美，令人迷醉。

栎树，也叫橡树和柞树，因为它适应性强，因此，在陕南山区较为多见。它树身挺拔，叶片宽大，每到秋末冬初，它都会以一场宏大的视觉盛宴，回馈生它养它的大地。于是，人们便有了眼福。它的黄，有别于银杏的黄，有的深黄，有的褐黄，有的红里透黄，远远看去，绚丽多彩，美不胜收。还有一种树，当地人称为花栎树，虽不及栎树叶片宽厚硕大，但它密集，通透，金黄的颜色更是人见人爱，每到这个时候，它也会来一场关于色彩的表演，把森林的美推向高潮。柿树、槭树、桦树等很多树木也不甘寂寞，在落叶之前都要竞相绽放它们的芳华。

森林里，五彩缤纷的颜色，参差不齐地变幻，惊艳四野。各大景区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大好时机，纷纷在红叶上做起了文章，“金秋旅游季”“红叶节”等旅游产品精彩纷呈。旅游爱好者自然不会错过季节的恩赐，或结伴而行，或举家出游，纷纷走进自然，走进彩林，一睹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。

“秋色萧索复萧索，春光烂漫又烂漫。”一到秋天，就想到无边落木萧萧下，蜗居在家，不愿意去大自然感受秋天。

今年秋天天气好，常常是艳阳高照，绿色的青山依然，白杨树、香樟树还是那么鲜活耀眼，直到深秋初冬，才有了秋天的模样，恍惚间，秋意浓了，田野和远山多彩了。在好天气的驱使下，我们按下琐事的暂停键，来了场说走就出的秋游。

人生的旅途有很多美丽的风景，大自然馈赠给人类太多美妙的东西，等待我们去发现、去欣赏、去珍惜。我也是爱山乐水之人，有观山则情满山、看海则意溢于海的情怀，爱自然界的一花一草、一草一木，爱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万物。

秋天的山林和田野，如此多彩，不出去走走，就看不到秋天丰收的景象，看不到硕果累累，看不到黄灿灿的玉米，闻不到沉甸甸的稻谷飘香。国庆假期去了避暑胜地——仙境天书峡，人间逍遥谷，领略了高山峡谷的空旷和幽静，蓝天白云的清幽和悠然，峡谷碧绿翡翠般的溪水清凉和白玉般的飞瀑壮观，感受

